

布施勝治著
栗譯

蘇俄的東方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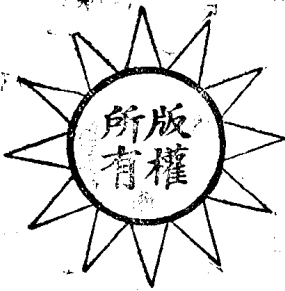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蘇俄的東方政策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函購寄費酌加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再版

注意

分售處

總發行所

印刷者

出版者兼

著者譯者

武昌 太平洋書店
南昌 太平洋書店
蕪湖 科學圖書館
漢口 東壁圖書社
南京 中華書局
廈門 新民書局

長沙 商務印書館
長沙 泰東書局
廣州 大東書局
瓊州 中華書局
寧波 文明書社
雲南 新亞公司

太平洋書店
電話中央九六七五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太平洋印刷公司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

太平洋書店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布施勝治
半栗

著者原序

近來一般的有識者，對於蘇俄的東方政策——即所謂東洋「赤化」政策，漸漸認真的議論起來了。但是，所謂「赤化」到底是何意義？是指一切現狀打破的運動嗎？是嚴格共產主義化的意味嗎？或單是指蘇維埃俄羅斯勢力向東方的浸漬延長嗎？沒有人曾經下過定義的。

有些人把蘇維埃「赤化」運動，僅看作思想簡單的學生與勞動者的雷同附和，騷擾糊塗，無關輕重；又有人直把他看做破壞現狀的惡魔，說及他便有點恐怖。到底誰是誰非呢？或者兩方面都是不正確的見解嗎？所謂蘇俄東方政策的要諦，到底存於何處？「赤化」運動的真意義到底何

如實在是我們目前最有興味的問題。

著者曾遊歷「赤化」根據地的俄羅斯好幾回，又親往赤化濡染地的東方各國視察過，對於這個問題，頗有研究。不過著者任新聞訪員十幾年，常常奔走於戰事、革命及其他事變發生地，沒有埋頭翻閱書本過細研究的餘暇。所以本書不能看作學術的著作，關於資料的蒐輯、編纂的方法，有疏漏不合之處也未可知。但本書所述，皆由跋涉於事變的渦中，親與事變當局的人物，往還晤談而來。例如，見於本書的重要人物，列寧、史單林、杜洛茲基、齊齊額林、越飛、加拉罕、吳佩孚、馮玉祥、張作霖等，都是著者與他們晤談過的。又如在本書關係地的俄羅斯，著者前耗費了十年的光陰；中國是著者的現住地；其他如土耳其、波斯、高加索、蒙古等處，亦無不印有著者

的足跡。著者對於本書讀者所切望的，莫把他當作一種「學術的議論」，要把他當作一種「目擊事變的新聞記者體驗記」便得了。

由日本的立腳點觀察，不待說，是以利害關係最密切的極東，尤其是中國爲重。但是蘇俄「赤化」的東漸，由俄領內的東洋民族始，次由近東及於中東，最後漸進於極東。不研究高加索及土耳其斯坦的赤化，不能談近東及中東的赤化事情；不知道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赤化的經過，不能談蒙古、中國的赤化事情。

故本書由赤化首領列寧的抱負及史單林的經綸說起，初述蘇聯以內的東洋民族赤化，次及於近東、中東，最後乃及於極東、中國。最後二三篇，微嫌偏於主觀，尙望讀者賜以批評。

蘇俄的東方政策

四

著者於前年遊歷俄國的時候，遭遇父喪，去年遊俄，又遭母喪，今日恰爲亡母的週年忌辰，謹以此書奉諸亡父母的靈次。

大正十五年十月一日卽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一日

著者序於北京

蘇俄的東方政策篇目

一	六年前訪俄之回顧·····	一一六
二	布爾塞維克之兩大標榜·····	一七一—三一
三	蘇維埃的民族政策·····	三二—四二
四	蘇維埃聯邦內的東洋民族自治·····	四三—六四
五	俄領亞細亞之文化的復興·····	六五—八〇
六	土耳其革命與俄羅斯·····	八一—九九
七	英俄對於波斯之角逐·····	一〇〇—一一九
八	阿富汗斯坦的對英奮鬥·····	一二〇—一三一
九	印度革命之失敗·····	一三二—一四一
十	蒙古之赤化·····	一四二—一九九

蘇俄的東方政策

二

十一	赤化運動渦中的北京	二〇〇—二二三
十二	廣東與莫斯科	二二四—二四〇
十三	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	二四一—二六五
十四	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二六六—二八七
十五	所謂對華宣傳機關	二八八—三〇五
十六	新舊分野的中國武力	三〇六—三四〇
十七	白赤兩大關的英俄對抗	三四一—三六一
十八	日本對於赤化勢力的東漸應取何策	三六二—三八六
十九	尾聲	三八七—三九五

蘇俄的東方政策

一 六年前訪俄之回顧（即本書敘論）

一

由今六年前，即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我曾到蘇俄的首都莫斯科，列莫林宮城，訪問列寧。當時我和列寧的談話中，有一段很可追記的——

我問：『東洋與西洋，那一方面共產主義成功的機會多呢？』

列寧答說：『真正的共產主義，現今在西洋，還是未得成功。……但是西洋的列強，對於東洋的弱小諸國，一方面用擄取的手段，增加

自己的國富，同時把東洋殖民地武裝起來，卻是西洋在東洋挖掘埋自己的墓穴……」

到六年後的今日，列寧已經病歿，長眠於莫斯科赤色廣場的靈廟中了。但是列寧這段答語，由現在看起來，卻可當作列寧「豫言」之一。

二

列寧所說「東洋殖民地的武裝」和「西洋在東洋挖掘埋自己的墓穴」這兩句話到底含着甚麼意味呢？

當歐戰的末期，歐洲列強本國兵力補充的方法已經窮了，於是在殖民地募集有色兵，例如英國編制印度軍，法國編制摩洛哥軍和安南軍，加以訓練，開到歐洲戰場去。於是這些東洋有色人種，也在歐洲戰場裏，非本

意的和白色人種參戰了。但是這些有色軍，一旦從歐洲戰場回到本國去，對於壓制國就成了反抗運動的急先鋒。例如印度，對於英國所允許的參戰報酬——印度自治——躊躇不能實現，遂有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對英反抗大動亂。又如最近摩洛哥的變亂，阿普得克里姆，以法蘭西，西班牙聯合軍爲對手，孤軍奮鬥，相持一年多，大爲非洲的土人吐氣。這些事實，都是列寧所謂歐洲列強把印度人摩洛哥人武裝起來，所得到的意外的結果。

又如歐洲列強，因爲要開發殖民地的產業，投資殖民地，修鐵道，開工廠；但是資本投下之後，工業勃興，勞動階級的勢力，也必定伴着增進。現在印度就是一箇最好的實例。英國在印度所投的資本，幾使印度各都市，到

處煙突林立；但是由各煙突所噴出的煤煙籠罩的下面，無數萬的勞動者，也一日一日的集合增加起來了。印度動亂開火的時候，站在先頭的，就是這無數萬的勞動者。列寧所謂『西洋在東洋挖掘埋自己的墓穴』就是指着這些事。

殖民地之外，如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斯坦等被壓制的國，從來差不多在歐洲列強屬領的狀態之下。歐洲大戰以後，對於歐洲列強，尤其對英國的勢力，大起反抗；經過數年間的奮鬥，也差不多完全恢復他們的獨立了。中國近來『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種種運動』，也一天一天的激裂起來，使歐美國列強的當局，感覺異常麻煩，幾有難於應付之勢了。列寧所謂『在西洋還是未得成功的』共產主義，至今尙無成功影

子，並且前途很遼遠，但是歐洲列強在東洋的勢力，確是到了下坡的樣子。
列寧所謂『西洋在東洋挖掘埋自己的墓穴』，逐日增大起來，卻是目前的事實。

三

一九二〇年我在俄國，還有一件給我最深刻地記憶的，就是當時莫斯科的『赤色旅館』生活。當時的莫斯科，所有的舊制度，一切破毀無餘，勵行極端的共產制。私人資本營業的旅館，一箇都沒有了。外國的來客，都寄宿在勞農外務部所管的『赤色旅館』裏面。我所寄宿的『赤色旅館』，雖然有兩三個西洋人，大多數都是由東洋諸國的來客。旅館的管事人，都是共產黨員，門口輪流站着配有刺刀的衛兵。

我到莫斯科的前幾天，阿富汗斯坦的特使，曾經寄宿在這個旅館裏。我到這旅館的時候，我的鄰室，還有這位特使的幾個隨員留在那裏。別的鄰室，有印度人，布哈拉人，就爾的亞人。往來於廊下，出入於食堂的，無非是些黑頭髮黑眼睛的黃色人或黑色人。跑到『赤色的俄羅斯』來，和些黃色或黑色的旅客，寄宿在一塊兒，真使我有意外之感。我在莫斯科兩個月的旅舍生活，使我得了許多有益的智識。因為和我寄宿在一塊兒的，大都是東洋各國參列於列寧旗下的革命志士。

不過我一個人是代表非社會主義國的新聞記者而來的，在他們看起來，我完全是一種異分子。況且當時因為尼港事件，莫斯科當局對於日本的感情，極端惡化，所以在我的身邊，彷彿有一種低氣壓的感覺。或者他

們對於我，裏面有一種特殊看待也不可。最初有一個同住的某朝鮮共產黨員，後來有幾個俄國學生，常常對於我表顯出一種監視的樣子。但是我到俄國去，在「執行新聞記者的職務，不受干涉」的條件下面，他們對於我的行動，關於這一點，也並不加以妨害。關於新聞資料的蒐集，當局的訪問，並給我許多便宜。尤其是由東洋各國而來，和我同住的旅客們，時常晤面，同一個桌子吃飯；對於他們的抱負，計畫，關於革命的籌謀，時常吹入我的耳裏來。

四

某一天晚間，一個印度人來看我，就是印度的革命志士，名叫薄卡拉。他對我說：

「我們印度革命的志士，最初想得日本的援助，以謀革命的成
功。我曾經奔走日本，訪問大隈侯和其他的日本名士，想求他們的援
助。但是日本受了日英同盟的拘束，不惟不能援助印度革命，並且負
了扶助英國鎮壓印度革命的義務。我們求助於日本的計畫，終歸失
敗。現在我們轉換了方向，來到蘇俄，求列寧的援助，以成我們的初志
……」

和我同住的旅客，還有一位有名的高加索共產黨首領，名叫那利馬
羅夫的。當時的高加索已被英軍所奪，那氏正處失意之境。我時常看見他
在旅館的遊廊上徘徊沈思，時而又躺在藤椅上，現出一種悲喜不定的樣
子；有時很歡暢的，有時很陰鬱的，大約隨着所得由高加索而來的戰報爲

轉移。當時高加索號稱『石油之寶庫』的巴庫市，已入英軍之手，英軍和赤色革命軍正在戰爭之中。我們的旅館中忽然不見那利馬羅夫的蹤影了。不久，『巴庫奪還』的消息，傳到莫斯科來了。那利馬羅夫已在這時候，回到他的故國，樹立高加索共和國，被舉爲高加索蘇維埃議長了。後來高加索共和國加入蘇維埃聯邦，那氏且一躍而爲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之一名。不幸於得意絕頂的時候，那氏竟以前年病故了。

所以一九二〇年，我在莫斯科的旅館生活中，對於蘇俄政府與東洋各國革命之關係，得着許多很有興味的消息。我在那時候，腦中就有這麼一種很強的印象——列寧等的胸中必定有一種東洋革命的計畫；蘇維埃革命的勢力，最近的將來，必大向東方發展；莫斯科不僅爲俄羅斯革命